

丈夫未曾轻年少 相聚济南名士多

李北海先后与李白杜甫相会，齐鲁大地留下盛唐佳话

□张漱耳

从李邕到“李北海”

李邕(678-747)，唐代官吏，著名书法家，江夏(今湖北武昌)人。博学多才，用现在的话讲，属复合型人才。他交友特潇洒，文章写得棒，书法也一流。书界有“右军如龙，北海如象”(即磅礴有力)之说。他撰写碑颂确实牛，上上下下把他当“国宝”。他在的年代，朝野内外或寺庙道观需写碑文，非李邕莫属。其间所留下来的碑刻和拓片，堪称珍品。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湖南长沙《麓山寺碑》、陕西蒲城《李思训碑》。在广东肇庆留下的《端州石室记》，虽然不是他的书法代表作，却因为“孤”，列为了国家重点文物。

写在七星岩上的《端州石室记》，是开元十五年(727)正月，李邕被贬广西钦州遵化尉后跟随大太监杨思勳到岭南征讨逆贼，顺道游览七星岩写下的。它在七星岩所有摩崖石刻中最早、最具价值，还是李邕留下的唯一正书石刻。可以看到，后朝有书家在其碑文末端岩石上，镌刻了四个醒目的擘窠大字：李北海记。这既为了引人注目，也会让人联想起他辉煌的北海太守生涯。

作为北海(今潍坊大部加烟台和青岛数县区)太守，李邕继孔融之后第二个获得了姓加地名的尊称。

李邕曾经两度落难又两遇“贵人”相救。

开元十三年(725)，唐玄宗李隆基以为大唐进入盛世，于十月率文武百官、扈从仪仗等豪华阵容封禅泰山返回长安，路经汴州(今开封)地界，时任陈州(今河南周口)刺史的李邕赶来谒见，接连献上几篇辞赋，玄宗赞不绝口。久受压抑的李邕马上飘了，在群臣中发牢骚：论才华自己应该“居相位”，现在年过半百了，还在小地方打拼。

话说得声音大了些，让张说拾耳里了。张说是谁?正是当时的“相”!封禅泰山就是由他提议的，人家可善于揣摩皇帝老子的意图了，专办圣上满意高兴的事。

你李邕有什么能力不行，偏偏和本人论高低。你不狂吗?我立即叫人整你。在张说授意下，很快查明，李邕挪用公款。

李邕立即被下狱鞠讯。最后形成“罪当死”案，奏报最高领导。李邕这时方悟出“祸从口出”，但为时已晚。

在李邕人生无助的至暗时刻，许州(今河南许昌)一位与李邕并无来往的先生叫孔璋，平时尊崇李邕文笔(其实他文才也不低)。闻得李邕命悬一线，下决心上书玄宗，以笔施救。

别说，孔璋先生的奏疏写得贼漂亮，天公地道，入情入理，居然打动了正在犹疑的唐玄宗。李邕死罪免除，降为广西钦州遵化县尉。这位与李邕素未谋面的孔先生后来在流配广东后患疾而亡。

这当是李邕的第一个“贵

人”，发挥特长，救了他一命。

唐玄宗泰山封禅第二年，李邕第二个“贵人”出现。



摄于清朝末年的历下亭。

人”，发挥特长，救了他一命。

唐玄宗泰山封禅第二年，李邕第二个“贵人”出现。

他叫裴敦复，时任刑部尚书。这时候，把李邕差点整死的张说因为营私舞弊，被赶下台。宰相换成李林甫。他其实是比张说更坏的权谋家，这是后话。裴敦复及时上书揭露张说整人的真因，提议将李邕官复原职，并举荐他到北海。唐朝的北海，已不是当年缩在昌乐营丘的北海，府治在益都(今青州)，大得很，重要得很。

裴敦复的上书不久得到回音，李邕接到诏令，从广西离任，不过并没有放到北海。频繁挪了几个地方，直到天宝初年(741)，才升任了北海太守。这时他已经66岁了。

不幸的是，这个举荐他干上了北海太守的“贵人”裴敦复，在平定东南沿海的海盗立下大功后，让李林甫觉得他是对自己相位有一定的威胁的人，权谋家略施小计，裴敦复回师后仅半年，就由尚书贬为淄川太守。

有意思的是，李邕的两遇“贵人”，都是没有相见的“遇”。

李白先怗后感恩

唐天宝四年(745)，大诗人李白厌倦了御用文人生活，将辞亲远游变成辞职远游，秋冬之际进入山东。这次他目的明确，就是求仙访道。

先到齐州(今济南)一带的紫极官和德州安陵县(今陵县)履行了道教仪式，正式成为一名道士。而后，独自一人赶赴益都，拜访文章家、书法家李北海。时年他44岁。

诱发拜访的主因就是出于景仰。众所周知，仕途失意的李白也是深怀济人之心，敢于散尽千金的豪爽之人，这一点与李邕有共同点。到了山东，自然得去拜访!

这次到北海造访李邕并非初见。早在开元十四年(726)，李白26岁时慕名拜访过他。这年冬，李白自汝州往湖北安陆，途经陈州时，去见李邕。意图他帮自己开一

条直上青云路。此时的李白，可谓小鸟乍飞恨天低。他心高气傲，在大他23岁的李邕面前，拿出自己写的诗卷，夸夸其谈。殊不知，李邕阅人无数，一边称赞写得还不错，一边委婉提出，年轻人得谦虚些，不要动不动就拿自己与那些汉朝的辞赋家相提并论。这本来是出于前辈对后学的关爱，李白却觉得是小瞧自己，居然反唇相讥，把民间对李邕的一些调侃戏谑话都秃噜出来。李邕有些生气，你还是一个百姓，说话还知深浅不?知道吗，我写的文章连皇帝都要派太监前来索取。当然，我不高兴你是没事的，顶多下个逐客令。要是碰上张说之流，你可要为狂妄自大买单。

李白回到客店也生了一晚上的闷气。第二天一早，他把一首《上李邕》托府上交转，然后扬长而去。

《上李邕》诗曰：

大鹏一日同风起，
扶摇直上九万里。
假令风歇时下来，
犹能簸却沧浪水。
时人见我恒殊调，
闻余大言皆冷笑。
宣父犹能畏后生，
丈夫未可轻年少。

这后一句直接针对李邕。意思是人家孔圣人还说后生可畏，大丈夫怎能轻视年轻人。别说，李邕看罢，李白把自己比拟大鹏，还是傲气冲天，但诗末引经据典搬出了孔夫子，怗得他真有些脸红。转念一想，这年轻人除了性格，还是有几把刷子的。李邕仿佛看到了年轻的自己，他非常认真地分析了李白性格的优劣，认为他的潜能最适宜文学，不应该去热衷功名。遂于开元二十二年(734)，当李邕得知李白人还在安陆，便盛邀他至自己的故里江夏以文会友。在那里对酒当歌，冰释前嫌，李邕以过来人的经历和见识予以他人生指导。

这次到益都相见，回顾走过的路，李白感慨万千。接风宴上，他真诚地对李邕说，只有经历了蹉跎岁月，四处碰壁之后，才能体

会您当年的良苦用心。

知悉他踏上访道求仙之路成为道士后，李邕豪爽地说：你方四十四，终于把时局看透，将荣辱看淡，悟得一点不晚，不晚!不像老朽年近七旬，波折重重，四次贬谪，还在打拼……

李白打断他的话，老师，咱不说这些烦心事了，说点别的。

李邕接着就说了刚刚在北海发生的一件事：最近这里有一个女子，丈夫被人谋害。女子持刀复仇，刺杀真凶却获狱，获判极刑。我忍无可忍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写了上疏奏报朝廷，好在管用了，女子被放回来治罪，性命无虞了。再为她喝杯!

李白说，岂是再喝杯的事?我要高歌一曲。酒后，一则《东海有勇妇》叙事乐府诞生，叙述赞颂了这个奇女子，以及不平则鸣的李邕：

梁山感杞妻，恸哭为之倾。
金石忽暂开，都由激深情。
东海有勇妇，何惭苏子卿。
学剑越处子，超然若流星。
……
北海李使君，飞章奏天庭
……

杜甫写下历下名句

唐朝诗坛有两位顶尖人物，刚来北海的李白是一个，杜甫是一个。真巧，他几乎和李白同一时间游踪齐鲁，滞留齐州。

时李邕族孙李之芳正在齐州为官。他在大明湖修建了一座历下亭，择机揭幕剪彩。闻得杜甫去临邑看望弟弟杜颖，路经济南。他立即邀请其参加庆典。杜甫不感冒官员讲排场这一套，强调我就是来看我弟弟。

李之芳说，可你知道届时还有谁到场吗?——现北海太守，也是我的祖辈李邕!

杜甫顿时激动起来。原来，他对李邕并不陌生，年少时在洛阳见过，但是没有详谈。如果再见，那就是重逢。他深知李邕现在名

满天下，自己仅是个后生，虽有诗名，但还远没达到诗圣的程度，非常需要他的提携和肯定。于是当即表示，愿意暂住数日。

而在北海的李邕，见李之芳来请，本想以自己年迈、路途不近谢绝。李之芳好像估计到了一样，对他说，你知道还有谁到场吗?千里之外的年轻诗人杜甫!我敢说，绝对是一颗新星。您平时不是说要尽量提携后辈吗?他现在对您翘首以盼!

这还能拒绝吗?李邕连日赶往齐州，共同演绎了历下亭传颂至今的文人盛事。

历下亭聚会，可能除了李邕、杜甫、李之芳还有别人，可惜无从考证。相见那一刻场面如何，也无文字记载，网上仅有当代人的合理想象，离谱不敢引用。不过公开的史料文献告诉我们，杜甫像李白一样的诗才，并无李白的锋芒毕露和桀骜不驯。可以想见，杜甫对李邕会是何等敬重，李邕对杜甫会是何等喜欢……

还是用杜甫的作品说话吧。历下亭雅集，宴席上觥筹交错，把酒言欢。名士相聚，岂能无诗!李白在北海，酒后都将李邕的闲话写成叙述诗，杜甫自然也不例外。一首《陪李北海宴历下亭》五律诗应运而生：

东藩驻盖盖，北渚凌青荷。
海右此亭古，济南名士多。
云山已发兴，玉佩仍当歌。
修竹不受暑，交流空涌波。
蕴真惬所遇，落日将如何。
贵贱俱服役，从公难重过。

好一个“海右此亭古，济南名士多”。这是诗圣留给济南的最佳“代言”，是古齐州人文历史底蕴的高度概括。它的出炉，莫忘李北海。是他点的火，续的柴。此后，齐州历下亭因此句名扬天下。

清朝咸丰年间，著名书家何绍基把这两句，书写为联，悬挂大明湖历下亭大门至今。

同治年间，济南知府龚易图曾为历下亭撰一联：

李北海亦豪哉，杯酒相邀，顿教历下此亭，千古入诗人歌咏；
杜少陵已往矣，湖山如昨，试问济南过客，有谁继名士风流。

悲催的是，与李白、杜甫别后仅两年，李邕遭到奸相李林甫迫害。名义上还是犯的挪用公款罪，但这不至于死。李林甫素忌李邕是真正原因，他在京都长安对有个李邕的事情可感兴趣了。终于在严审牵连李邕岳父的案子中，查出李邕曾送给案件当事人之一的柳绩一匹马，他们威逼利诱，令柳绩连续诉状诬陷李邕，终促使皇帝老子颁发了赐李邕死的诏书。

李林甫随即派爪牙往山东，将李邕“就郡决杀”。裴敦复，即那个被奸相贬为淄川太守的原刑部尚书也受株连，一同决杀。他的罪名是当年举荐了李邕担任北海太守。李邕死时，年七十。

李邕被杖杀两年后，李白才得信。他愤怒之极，痛心疾呼：“君不见李北海，英风豪气今何在?”

杜甫更是悲痛欲绝，他在766年，李邕离开接近二十年后写的《八哀诗·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》哭道：“坡陀青州血，羌没汶阳瘞”。